

在宥第四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匪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養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達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道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郭註曰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及其性而後之則亂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為不可不為但

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安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我當乃居之所以為遠親則若偏故廣乃仁夫禮節者忠於係一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執意不為雖神非大況不中不一不神者哉故聖人順其自為自然與高會也不謀而一所以為易恃於仁則不廣率性居遠非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忘諱事以禮接能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民之自為而不輕用因物而就任不去其本也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不可得而止也

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絕矣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任萬物之自為人道以有為為累不能率其自得也同乎天之任物自然居物上而各當所任君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遠臣道夢夢遠之際不可同日而語也

呂註人貴物賤賤則宜若可以不任而不可不任也故因於物而不去以其賤則莫足為而不可不為其為也輔其自然而已君尊民卑卑則宜若可以不因而天之視聽猶且因之故恃於民而不輕適變之謂事非觀未然則不能知其匿也故接於事而不解制而用之之謂法法非妙道而天下以為分故齊於法而不亂仁則君子所體而行仁近而義遠然非義則仁不能獨行雖遠而不可不居故薄於義而不積仁本孝弟義以利物義疎而仁親親止於父子虎狼之所同非所以為至故會於仁而不恃禮以節民心為事而無一物不由則不可不積故應於禮而不諱德者性之所同有不明於天則不純故成於德而不累莫非道也所以為一然而不易則萬物之應不備故出於道而不謀無為則天之所以為神而有不為則非無為之全故觀於天而不助向之所論絕去聖知權棄仁義與夫符璽斗衡之末皆欲焚破剖折而無

遺此則自天道之精微至於事法之匪粗皆不可無何也夫天之所以神也一噓而萬物盈一吹而萬物虛其所以成物一而已矣莊子猶是也向之所言則一吹而萬物虛之時也今之所言一噓而萬物盈之時也亦以成物而已此其所以體神而入天也歟夫道一而已不明於天則不能無為而不純於德由人而下猶可強焉者也道則有天有人不通之則無為有為皆無自而不可通且不可況不明乎無為者使物有為者使於物天道則無為而尊者也有為者貴人無為者貴於人人道則有為而累者也莊子非深乎涉世而有為者而諄諄若此蓋觀之天地之理古今之效知其得失實在此而已矣

疑獨註物至賤也不以其賤而不任其自然民至卑也不以其卑而不因其常性賤而不任是無物也卑而不因是無民也天下其可無民無物乎夫事不為則盡壞而難與不匿則太顯而害道法不粗則民不

知不陳則世不畏也義路也遠而可遊仁宅也近而可居然義不可以不居者以其不可無仁也仁不廣則無以博施濟眾不親則愛無差等禮不節則放而無法義不積則薄而不厚德不高則無以異眾人不中則不能與有足者皆至一則屬數道之散也易則無窮道之變也道無數則學者不能窮道不變則萬世受其弊天不神則功不妙不為則物不成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是也此十者由用以入體之序聖人與天合故觀天之自然而不相助德出於性因而成之而不以為累也謀者指事而言顯於道以應物豈指事而言哉會者自然相合恃者心有所賴與仁相合與性為一故無所恃也義者因理而動諱者言違於心薄於義而不積大義也應於禮而不諱大禮也事成則接之而不辭法成則齊之而不亂民為邦本恃之而不輕物為國用因之而去此一節言聖人因體以致用之序任其自然而順之者也物生於道

道統乎物聖人為道不為物而物物自遠故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荀子曰精於物者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蓋欲其精於道而不役於物也古之言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明乎在天以求乎在己則純於德矣苟不通於道無所往而不滯礙大道散而有天人之分君無為而在上天道也臣有為而在下人道也天者自然人者使然人而非天者有之未有天而非人者也詳道註有物而後有民有民而後有事有事而後有法行法在義行義在仁禮所以節文仁義者由是而至於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一而不可易者道卒乎神而不可不為之天此由人而入乎天也及由天以之人則德自得者也道施諸物者也民有物者也物有於民者也不明於天者以人賤之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以事汨之故無自而可然則不明於道者又豈能通道哉本在於上未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故良匠無為於斲木而有為於運斤良

御無為於布武有為於攬樂然則為人君者豈與下同事為人臣者豈與上同德哉經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君坐而論之者以言臣作而行之者以能此有為無為之別也

碧虛註物無棄物不可謂賤而不任用人無棄人不可謂卑而不就使事有顯晦不可謂隱匿而不為法貴適時不可謂粗迹而不陳義有裁斷不可謂近遠而不處仁者博愛不可謂親疎而不廣禮能治亂不可謂博節而不積德有高下不可謂中順而不高道之虛無不可謂守一而不易天理自然不可謂神妙而不為觀於天而不助至因於物而不去又覆衍前十條夫外物弊弊何足云為而有生所須不可不為昧於天理者專禮法滯陳迹已於物者無自而可也不言而在言所以為尊受役而居下所以屬人王者法天無為臣下事君有職天道勞佚不同若不察而倒置亂自此始矣

庸齋云觀此一段有精粗不相離之意道為貴物為賤人豈能遺物哉道為尊民為卑君豈能離民哉明白者道也以之對事則事晦匿矣然亦豈能盡遺世事故不可不為道精而法粗法豈能盡棄故不可不

陳言義則去道遠而義豈可去故不可不居仁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故不可不廣禮有節文似於強世故不可不積德者人所同得然有當自立處雖與世而同而不可不高也一於自然者道然有當變易處故不可不易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為固不可知然人事不容不盡故不可不為觀於天而不助謂不容力成於德而不累積以為高言其無容心也不謀不計度不恃不自以為恩薄追近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不諱不拘忌不讓無所退縮不亂有簡直之意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幹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提起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此物字即精者為道粗者為物事

事物物皆在其中若以道心皆不足為然有不可不為者此便是人心處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事雖不可不為必知自然之理則可若不明天理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不通於道即是不明於天

故無往而不宣碑也無為而尊者天道自然有為而累人道不容不為者也上句屬道心下句屬人心累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論身中君臣齊物論遊相為君臣其有真君存焉是矣此段自賤而不可不任至篇終乃莊子中大綱領與天下篇同東坡云莊子未嘗識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余謂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之理於此篇得之

此段始於任物因民即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之義次敘事法義仁禮德皆不可不為以其紀綱治道一日不可闕者也繼以一而不可易者道則一得萬畢操縱在我前八者之存亡無益損焉

而其妙用則又超乎八目之表結以神而不可不為者天言其皆出乎自然也自觀於天而不助翻序前十條以歸於民物又明十條之所以然使學者知所持守不至泛然無統也至精莫過乎道至粗莫過乎物未又舉物者莫足為而不可不為然則物之於人難去也省矣但能明於天通於道純於德則不待去物而物自不能為之累矣關尹子云聖人不去物去識唯不通乎道者無所往而非累也道一而已此又有天人之別以明君臣之分猶元氣之判為陰陽也陰陽之迭運天人之相因蓋不可偏廢此云相去遠矣則以分言之所以警天下之為人臣者也孰謂南華之論一於清虛而無關治道哉○是篇大意謂君子不得已而臨極天下其若無為故以存民有衆為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為民上者其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

而無為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挽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為事上有備墨曹史之是非下有桁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為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為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為挽民之具此南華所以願絕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不至於僨覆人心不至於蠹壞從容無為而任萬物之吹噓鼓舞又何暇治天下哉次設崔嵬之問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為治者罪在擾人心此桁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桀跖之所以為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為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為中此所以為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聽守根不

離所以為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叙君臣擅法殆無道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為無為之別相去雖若不侔發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特以表君臣之分正其所當為者耳  
太上云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三